# 和熟女人妻在酒店的一次偷情实录

三年前，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叫胡蕙菱，是上海市郊的一个中学教师。

刚开始我俩只通过资讯视窗聊天，渐渐地熟悉了以后，她让我跟给她通了几次电话。

她的声音很优雅，听上去颇有台湾女生所特有的那种温柔细腻的语调，听了让男人心潮澎湃。

不久我俩就通过视频见了面。看到本人后，让我有点失望，蕙菱虽不难看，却相貌平平，并不是我预期的那种

漂亮女人，和她说话所特有的优美声调完全配不上，那黝黑的皮肤一点不像细腻白皙的上海女人，倒有些像东南亚

人。

蕙菱有老公和一个儿子。她给我看过她的全家合影，她老公很高接近180 的个头，面目清秀，带着一副眼镜，

长得很消瘦，给人的感觉是那种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份子。

蕙菱长得和她老公决然不同，矮矮的个头，按她自己说有163 ，但身材结实，浑身充满活力。她儿子也挺清

秀，蛮像她老公。

虽说蕙菱长相平平，却有一副饱满的身材，圆润的双肩，翘翘的屁股，尤其是那鼓鼓囊囊的乳房，用波涛汹涌

来形容一点也不过份，蕙菱还有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有着一口整齐白皙的牙齿和一对性感的嘴唇，每次和她视

频都会让我产生立马吻上去的欲望。

从视频上可以看到蕙菱的家宽大整齐，井井有条，墙上挂着字画，书法和照片，给人一种优闲素雅的感受，看

得出，她有一个温馨的和富有的家庭。

刚开始，我跟她只是一般地闲谈聊天，熟悉后，就忍不住开始吃她的豆腐，发泄一下男人的欲望，她倒也一点

不介意，也不回应我的挑逗，最多朝我笑一下，撇我一眼，四平八稳地不中招，一边改作业，一边敲着键盘和我聊

天视频，那种大方得体的韵味，反而让我心里直痒痒。

一次我俩视频，蕙菱胸口上的两堆肉在桌子边晃来晃去，我冲动起来，放肆地问她如果见面，可不可以和她上

床，蕙菱则滴水不漏，显得很有操守地说她是有老公和孩子的人，不可以干那种事。

我说得兴起，在视频视窗上敲字挑逗她，问她届时我如果忍不住，强上了她怎么办？她很平和地回应我，说我

是绅士长相，一定是个好男人，不会对女人动粗，哎，搞得我一点辙都没有。

――初次相见在酒店――

去年春季回国探亲，回美国前因班机出错只好在上海逗留几天。

我一人闲得无聊，用QQ和蕙菱联系，试探着问她愿不愿意来见面。当时我根本没指望她会来见我，不料她却爽

快地答应了，乐得我屁颠颠，兴奋得几乎一夜没睡着。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心神不宁地在酒店的视窗张望着，在约定的9 时左右，一辆崭新的银色吉利帝豪车缓缓

滑进了酒店的停车场，一个身材饱满的女人从车门跨了出来，我一眼就认出她是蕙菱。

我笑容可掬地在电梯口迎接了蕙菱。现在才看清她脸上有些雀斑，比视频上感觉稍老一点，手腕上挎着一个精

致的Gucci 提包，大方地朝我微笑着，我像老朋友似的跟她握了手，却没好意思拥抱。

初春早上的气温不高，蕙菱却穿着挺清凉；一件白底带花纹衬衫配上一条粉色的裙子，脚磴一双乳白色的高跟

鞋，一双肉色的长筒丝袜一直连到裙子内，胸脯高高挺起，感觉比平时高佻性感许多。

我将蕙菱迎入房内，她毫不拘束地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从提包中掏出一个闪光铮亮的红色手机，哇！那可是

最新款的HTC 蝴蝶机，据说在日本和台湾要预定一个月才能提货，我是从网上才知道的这个当时在亚洲很流行的

手机款式，看来蕙菱是个挺赶时髦的女人。

她轻巧地用手指在萤幕上点击了几下，似乎在迅速流览一下简讯，而后潇洒又炫耀地把手机往床上一扔，抬起

头来，笑眯眯地接过我递过去的茶杯，大口喝了起来。

我盯了她一眼，暗忖这个女人一点都不设防，难道不怕我在茶水中放点什么。

「才不怕曾哥做手脚呐，知道你是好人。」蕙菱似乎看穿了我的心事，微微一笑，细声细气地对我说道。

「哦……谢谢胡老师的信任。」我脸颊一红，觉得自己的想法挺卑鄙。

虽是第一次见面，我俩却像老朋友似的聊了约半个多小时，蕙菱说话温文尔雅，风趣健谈。

聊天中，我知道她父母曾经是江苏省游泳运动员，蕙菱自己是中学的生物老师，还兼职游泳教练，怪不得她身

材这么棒！我对她肃然起敬起来。

我送给她几盒从加州带来的西洋参和维他命。她先客气地推却了一下，而后就大方地接受了下来。

我边聊天边仔细欣赏着蕙菱，也许是精心打扮过的缘故，她比视频上看上去更性感，浑圆的胸部将那条白底花

纹衬衫高高托起，胸口露出一道深深的乳沟，翘翘的屁股和丰润的大腿给人一种健美的享受，微笑时露出一排整齐

又白皙的牙齿，盯着你时的眼神犹如放电。

蕙菱的举止大方，言行得体，性感却不给人妖娆或水性杨花的感觉。从她的穿戴上，我感觉出她为这次见面作

了精心打扮，看来她很在乎这次的见面，这是我乐见的。而且可以肯定她对我有好感，不然她不会来见我，但是，

她也决不是那种随便就可以被男人搞上床的女人。

――蕙菱，你老公知道你来这里吗？――

老实说，刚开始我只打算找她聊聊天消磨时间，并没有什么企图，可男女独处一室，异性相吸，精虫上脑，开

始想入非非，乱七八糟的欲念一个个窜进脑子，加上她那对凸凸的乳峰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撩得我心神荡漾，欲火

攻心。

「蕙菱，你老公知道你来这里吗？」我明知故问，把话题往嗳昧的方向引。

「呵呵……曾哥，你老婆知道你来这里吗？」不料她反问我一句。

「啊！嗯……」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你明知故问耶，曾哥，呵呵，就是知道也没什么啊，我们又没做什么。」不等我回答，蕙菱马上接着说道，

而后朝我嫣嫣一笑，舌头轻轻舔了一下性感的嘴唇。

「我可没有保证不做什么唷！嘻嘻……」我热血沸腾起来，抓住机会进一步挑逗着她。

「哼！你敢！」蕙菱斜了我一眼，不冷不热地回应着我，双手交叉地抱在胸口上，仿佛预防我偷袭她的胸部似

的。

「啊！什么？你说什么？」总算找到藉口啦，我呼地站起来，挑衅地朝她逼了过去。

「哇！你……你要干什么？」蕙菱嬉皮笑脸地站了起来，朝后退了一步。

「你敢再说一遍。」我步步进逼，戏谑地盯着她的双眼。

「哟！我说什么啦？好了，不要嘛！」蕙菱步步推却，诚恐又狡猾地回答。

我把她逼到了墙角，几乎触碰到了她的胸部，感觉得到她的鼻息。

「唷！不敢啦，怕你还不行吗？」蕙菱急了，背靠墙，双手低档着我的进攻。

潜伏在体里的激情突然一下子暴发了出来，我呼地弯下腰，左手搂住她的腰，右手托住她的双腿和臀部，疯狂

地将她横抱了起来。

「噢！干嘛？不要啊……啊！」

蕙菱躲闪不及，被我横抱在了怀里，脸上泛出一片红晕，双手推着我的臂膀，两腿在空中胡乱划拉着，裙子也

滑到了臀部，露出一对丰润的大腿和乳白色的三角内裤。色色偶

女人肉肉的屁股让我魂不附体，大脑不再受理智控制，我抱着她冲到床前，一把扔在了床上，没容她挣扎，就

紧紧压在了她身上。

蕙菱并没奋力反抗，只是语气坚定地叫我放手，告诫我不可以对她无礼，她说她喜欢我，才来看我，但她有老

公和家庭，不能出轨。

看她的坚定的表情和口气，我感觉她不愿让我对她有进一步的企图，很是失望，差点儿要放弃了，可意乱情迷

的我心里实在不甘愿，这种机会千载难逢，刚才拉扯中手触碰到了她那弹性的胸脯，更刺激了我的欲望。

我试探着把手往她的衣服里伸进去，被她紧紧抓住不让动。

「放开我，不要，你放开呀！】蕙菱语调坚定，但抗拒的力度却不大，搞不清她是力不从心还是半推半就。

我欲火焚身，顾不得揣摩她心思了，抱紧她就扭在了一起。

――你真不乖，只好委屈你一下――

蕙菱臂力还真不小，想制伏她还挺不容易，好在她没奋力抵抗，我乘机像逗孩子似的在她胸部揉一把，臀部捏

一下，不一会儿就把她搞得筋骨酥软，气喘吁吁。

和人妻贴身「肉搏」，刺激无比，才纠缠了一会儿，鸡巴就直挺挺地将裤裆撑得像顶小帐篷，蕙菱一眼瞥见，

羞红了脸，赶紧将头扭开来。

我乘机把她按倒在床上，扳住她的双手反拧到背后，将她制伏住。

欲血沸腾的我，趁她不备，偷偷将凸凸的裤裆部位压在她被反扣在背后的手腕上。

「嗯，啊！不要……你……你坏啊，坏死啦！」蕙菱触摸到了我凸凸的裆部，尖叫着把手躲闪开，傻瓜都懂裤

裆内藏着什么玩意儿。

她拧动着的手腕无意地在我的裆部蹭了几下，一股酥麻感犹如触电似的灌遍我全身，害得我差一点儿扒掉她的

内裤。

「你摸我啦，你碰到我的身体啦！」我恶人先告状，淫荡地嚷道，仿佛真是她有意触摸我似的。

「不是的！曾哥，你坏死啦！我没有……是你坏……」蕙菱又羞又急，满脸通红，打着结巴委屈地争辩着。

望着她那纯真的样子，我再也忍不住心中的冲动，掰过她的脸颊就一口咬住了她的嘴唇，隔着衣服捏住了她那

圆球般似的乳房。

「嗯！不要，放手！不可以！嗯……」蕙菱羞红了脸，扭动着脸颊挣扎着。

哇塞！胸脯上两团肉鼓鼓囊囊，捏上去坚挺紧实，起码是D 罩杯的奶子。

我兴奋不已，双腿紧紧夹住她的大腿，她圆滚滚的屁股顶着我凸起的裆部，感觉爽极了。

我的舌头在蕙菱嘴里贪婪地搅动着，她的嘴被我堵得「嗯，嗯」地哼叫。突然，她的牙齿在我的舌头上轻轻咬

了一下，似乎在警告，也许是挑逗，我真害怕她一口咬下去，幸亏她没有。

逐渐地，她抗拒的动作减缓了下来，喘息夹杂着呻吟，双唇吻住我的嘴唇，舌头插入了我的口中……我俩热吻

了起来，嘴对嘴，舌贴舌……我的手隔着衣服在她的胸脯和臀部贪婪地揉捏着，她的鼻息开始粗起来。

我有些急不可耐，猴急地拉开她的薄薄的内裤，忘乎所以地往她的大腿根部摸去……「不行！这不可以！」蕙

菱如梦方醒似的一把推开了正在和她热吻的我。

我可能太性急了，让她害怕起来，她翻起身，爬起来就跑。

我一把没抓住，她闪进了厕所，转身试图从里面把门关上。

就在门将被关上的一霎那，我推住了门，并用脚抵在门和门框之间。

蕙菱没察觉我的脚在抵着门，双手仍旧使命推门，试图把我挡在外面。

「啊呀！疼死我啦！」我煞有介事地大叫起来，脚部感到一些疼痛。

「嗷！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蕙菱赶紧松开双手，一脸紧张和焦急，一只手抱住我，另一只手赶

紧抚揉我的脚。

我一屁股坐到地上，装腔作势地揉着脚，再偷偷瞟了一眼蕙菱，她一脸的紧张和愧疚，我心中洋洋得意。

蕙菱蹲在我身边，一边揉着我的脚，一边紧张地盯着我。

我故作愤怒地瞪着她，她诚惶诚恐地望着我。我慢慢伸出双手，突然一把楸住她的胳膊。

「不会吧，啊！你……你……不要啊！」蕙菱反映过来了，紧张地盯着我，尖叫着试图从我身边逃开。

「太迟啦！」我一把抱住她，一下子将她扑倒在卫生间的地上……「嗷……不要啊，你耍赖，骗我……坏死啦

你。」蕙菱尖叫着，拼命反抗着。

我把她紧紧压在地上，几下子就把她的双手拧到背后，一只手伸入她衬衫的领口，狠狠地插入胸罩内，捏住了

她柔软的乳房。

「你……你流氓……不要啊！」蕙菱额头和脸颊上的汗水涟涟，扭过头来朝我喊着。

「我就流氓啦，你能咋办！」我恶狠狠且色迷迷地答覆着。

蕙菱有力地扭动着身体，很快把我捏着她乳房的手甩脱开，接着又将她的双手从我的反剪中挣脱出来。

靠！不制伏她很难有进一步的可能。

我四处张望了一下，一眼瞥见扔在卫生间地上的睡衣，我一把拽过来，将上面的腰带扯了下来。

「你想干什么？不要啊，你不可以这么对我！放开我！」蕙菱看出了我的意图，开始惊惶起来。

我欲火肆虐，发狂似的扭住她的双腿，按到胯下，毫不怜香惜玉地用双腿紧紧夹住，再狠狠地将她的双手扭到

背后反剪住。一个女人被男人控制在这种姿势下，很难有挣扎的余地。

我的阳具像铁棒似的顶着她的臀部，她不可能没有察觉。

「对不起，蕙菱，你真不乖，只好委屈你一下。」我激动地颤抖着声调说道。

「不要啊，曾哥，放开呀，不可以这样对我。」蕙菱涨红了脸挣扎着。

女人越不屈从，男人就越渴望征服她，我亢奋极了，拖起带子就往她的手腕上紮上去。

说个小插曲，我曾目睹过我妻子的前任上司张科长在一次家庭聚会中，将一个时常调侃他的人妻搞定。

当时，他利索地将那个头比他大的女人结结实实地绑了，再用他强硬的阳具狠狠教训了那个女人一顿（欲知详

情，请阅读我的记实作品〖新版换妻记〗）。

后来，他教了俺几招，所以俺现在捆人的技术十分嫺熟。

在此要告诫在场的人妻们，不要以身试法在聚会上调侃俺，不然俺会毫不留情地把你们绑了，用俺那粗壮的肉

棒狠狠收拾你们，在你们的身上打上永久的烙印。咋的？不信？那就试试，看俺怎么治你们这帮娘们……哼！

言归正传，终於把蕙菱的双手反绑住，却累得气喘吁吁，看来学艺不精啊，嘿嘿。

「你真捆住我啊！难为情死啦，你欺负女人，放开我。」蕙菱羞红了脸，愠怒地嚷道。

「嗯！蕙菱，欺负你咋的？谁让你不从我，还敢伤我的脚，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自己如此霸道地欺负女人，

却还强词夺理。

我掀起裙子，在她翘翘的屁股上「劈啪」拍了两把，以示对她抗拒的惩戒，而后呼地一把将她扛到了肩上，匆

匆往床奔去……「嗯呐，不要，放开我啊，不要……」蕙菱矫揉地嚷着，在我肩上颠了来。

――是我老公打来的电话，快放开我――

我将蕙菱丢在床上，兴奋地盯着自己的猎物，她面朝上地躺在床上，胸脯一起一伏，双腿愠怒地把床沿打得「

啪啪」直响。

我High到了极点，从未尝过人妻的滋味，今天得美美地解个馋，饱餐她一顿，嘻嘻……

我颤抖着双手解开她的衣襟，再扯开她的胸罩扣子，她无奈地看着自己的衣服被一点一点解开。

「啊，不……不要啊……你坏死啦！喔……」蕙菱喃喃地哼叫着。

「呵呵……蕙菱，今天要当一次你的老公！哼！」我恶狠地拉下她的胸罩，一口咬住了她的乳头。

「啊！你流氓！喔……」蕙菱身体颤抖了几下，尖叫了起来。

呵！乳峰高耸，乳头滚圆，乳房周围胸脯上的皮下脂肪非常厚实，摸上去极具弹性，很少看到南方人有这么丰

满的乳房，真嫉妒她老公口福好。

「啊，你……你玩弄我，噢……啊……」蕙菱声调颤抖，语气羞怯，同时还夹杂一丝浪浪的声调。

「玩你咋的？现在玩你咪咪，等一会还插你的菊花呢！哼！」连我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会如此淫秽。

「啊！你……你……好下流，曾哥你真流氓啊，嗷……」蕙菱羞得紧紧咬住下唇。

蕙菱在床上忸怩挣扎的姿态更让我欲火中烧，我在她身上疯狂地摸捏了起来，舌头在她嘴里翻江倒海……我知

道这么挺过分，但到了这步已是欲罢不能了，人生难得放荡一回，疯狂一下，痛痛快快地享受一次心灵上的刺激和

肉体上的满足，才不算白做一次男人。

蕙菱扭动着身驱抗拒着，闷闷地喘着粗气哼叫着。

渐渐地，她挣扎减缓下来，开始有了生理反应。

突然！「叮当！叮当」！蕙菱放在床上的那只红色HTC 手机铃响了，一个架着眼镜的男人头像呼地蹦到了萤

幕上。

「哟！是我老公打来的电话，快放开我。」蕙菱匆匆看了一眼手机，慌张地说道。

突如其来的铃声也吓了我一跳，不知所措地盯着那叮叮作响的手机。

「松开我呀！是我老公，一定是提前下班，来学校接我啦！」蕙菱焦急地在床上扭动着身体。

「让你老公等一会儿，现在你是我的。」我很快冷静下来，瞪了蕙菱一眼，而后挑衅地瞥了一眼手机萤幕上蕙

菱的老公。

我拉住她的内裤，开始狠狠地往下拽，仿佛要羞辱她老公似的！

「你要做什么？不可以脱啊！」蕙菱尖叫着，大腿来回朝我踢着。

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内裤被一点一点退到了胯下，阴部裸露了出来……哇！小肚下一片幽黑的阴毛和鼓鼓的

阴阜，两条均匀丰润的大腿，中间一道深红色的肉缝，两片阴唇又红又肥。

手机又响起来，那张清秀的男人面孔又跳到萤幕上。

「曾哥，求你，我要接老公电话。」蕙菱哀求着，扭着头惊惶地盯着手机，仿佛那就是她老公。

「对不起唷，我请您老婆尝一尝别的男人的滋味。」我朝手机上的人脸眨了一眼，而后匆匆退下了自己的裤子。

说到这里，我得给这里的老公们一个忠告，以后call太太如没有回答，千万不要不了了之，说不定她正在被某

个男人压在身下嘿咻呐，戴上一顶绿油油的帽子是小事，给您抱个一男半女的回来让您情何以堪啊？

――要怀孕的，千万别射进来――

「你要做什么？曾哥，不要！不啊！」蕙菱看到了我露出了光溜溜的屁股，惊惶地喊了起来。

我很后悔连个安全套都没准备，楼下就有一个药房，早上花几分钟去一下不就成啦，现在只能打她的真军啦，

蕙菱是良家女子，不怕她不净，就怕她怀孕，哎，事到如今，管不了这么多啦，先安慰一下鸡巴再说。

我一声不啃地掏出被欲血撑得直挺挺的肉棒，快速俯下身体，扶住鸡巴对准了蕙菱的两腿中央……「老子今天

要把尿撒到你肚子里去！」我恶狠狠地说道。

下体往前猛地一送，肉棒分开炽热的阴唇，凶猛地插进了柔软的肉洞。

「不要！啊……」蕙菱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

我的阳具猛然感到一股热流将我的阴茎紧紧裹住，那种强烈的挤压感让我极度舒适。

我知道进入了女人的体内。

「噢！曾哥，你真插进来啦！你……你流氓……硬上我的弓，啊嗯……」蕙菱颤抖着声调叫骂着。

我疯狂了，男人想要的就是强行征服女人那一霎间的那种刺激滋味，我得到了！

如果她老公得知此刻自己的妻子正在被另一个男人强行插入，不知感受如何……想到这里，一阵酥麻的感觉直

冲大脑。

NND ！操别人的老婆比干自己老婆要爽快N ＋1 倍，那种欲仙欲死的刺激感难以用语言描述，抽插几下

就感到精液要被吸出来似的难以自制，犹如飘浮在云雾中，特别是鸡巴肉贴肉地在阴道里一插到底时的那种感受，

仿佛鸡巴溶化在了阴道面，真是欲仙欲死。

我很快有了射精的欲望，只好插几次就拔出来一下，减缓一下阴道壁对阳具的刺激。

「噢……曾哥，不可以射在里面哟，要怀孕的，千万别射进来，嗯……」蕙菱察觉到插在阴道内的阳具有异动，

知道我要射了，一边呻吟，一边着急地恳求着。

我没有理睬她，只顾自私自利地狠命地抽插着，欲仙欲死地享受着别人的女人……「啊……噢……」蕙菱开始

大声呻吟起来，眼里渗出了泪珠，积极迎合着我的抽插。

我怕她哼得太响，舌头死死塞在她的嘴里，两人的唾液和体液混在了一起。

实在憋不住了，理智让我拔出来，但生理欲望却让我欲罢不能，失控的肉棒在她的身体内一阵狂抽乱插，小肚

子下一阵激烈地颤抖，一股炽热的精液喷涌而出，狠狠地射进了她阴道的深处……「嗷……曾哥……」

蕙菱发出一声长长的撕裂的尖叫，接着头向后猛地一仰，胸脯向上一挺，胯部往下一沉，胸部犹如弯弓般地朝

上拱起，挺拔的乳房高高地向上凸起，身体猛烈地颤动起来。

我现在才深深地体会到为什么中国人都说「老婆是别人的好」。

――啊！你又要来啦！坏死了你――

蕙菱穿好了衣服，坐在床上，呆呆盯着那红色的HTC 手机，突然，她趴到床上哭了起来。

「呜……呜……呜……我完了……呜……我怎么去见老公，说不定还会怀孕……呜……呜……」「酒足饭饱」

的我才觉得自己真自私，鸡巴咋这么把持不住，非要打人家的真军才甘休，她若怀孕，可害了人家一辈子，靠！男

人没有一个好货！

我在包里七翻八翻地找出所有准备在路途上备用的零花美金（大约＄300 左右），全数塞到她手中，叮嘱她去

买避孕药，我知道药房有那种48小时的事后避孕药。

她坚持不要，说我这么做是把她当成了妓女，我硬把钱塞到她提包里，之后紧紧抱住她，轻轻抚摩着她的身体。

「嗯……嗯……你坏，你坏！男人都不是个东西……你就坏！嗯……」她忽然一转身，紧紧抱住我，娇柔地骂

着，双手上下交替地在我肩膀上轻轻地拍打起来。

望着娇滴滴的人妻，我又兴奋起来，抓住她的双手，一把将她按倒在床上，嘴紧紧压在她的唇上。

「啊！你又要来啦！不要啊！坏死了你……」蕙菱本能地躲闪着，胸脯又上下起伏起来。

我舌头插进了她的口里，再将她的舌头吸入我嘴里，欲望又冒上了脑门，手马上揉住她那厚实的奶子，肆无忌

惮地揉了起来。

「嗯……嗯呐……不……啊……」蕙菱又扭扭捏捏地挣扎起来。

现在的我可比刚才更具信心，拉开她的胸襟，就大大方方地在乳峰上胡乱啃了起来。

蕙菱立马呻吟了起来，小腹不住地上下起伏着，咋一看还以为是她在操我呐。

肉棒又直挺挺地顶住了我的裤裆，阴囊内的小蝌蚪蠢蠢欲动。

我老练地扒掉了她的衬衫，扯断了她的胸罩，拉下了她的裙子，拽掉她的内裤，匆忙中手触到了她的浓密的阴

毛，嘻嘻，痒痒的。

我将她的内裤往外一甩，远远地抛到一边，把她剥成了一丝不挂。

我双腕板住她的双腿，夹在我的胳膊腕间，再把她的腿使劲往两边分开，并高高抬起……没遇到任何抵抗。

我分开她的大腿，深红的阴道口已经是淫水泛泛，那是女人给老公以外的男人准备的润滑剂，呵呵！

我一把按在了那深红的阴唇上，手指插了那湿热的洞中……「啊……啊嗯……你……噢……」

蕙菱的身体顿时瘫软了下来，她哼叫了几下，紧闭双目，咬紧下唇，头往边上一侧，任由我的手指在她的阴道

里抚揉起来。

「嗯……曾哥……你又欺负我……色狼一个，今天被你玩惨啦，嗯啊……」蕙菱已经「泣」不成声了。

她那嗲嗲声调刺激得我魂不附体，竟然神魂颠倒地突出奇招来个重口味的，将头拱入她的两腿间，一口咬住她

的阴部。

「啊呀……曾哥……你好色耶……嗷……」蕙菱被突如其来的刺激打中，嚎叫了起来，既像哭，又像笑。

蕙菱激烈的生理反应犹如一个大剂量的催情剂，把我刺激得淫心荡漾，亢奋无比，竟然不由自主地将舌头呼地

插入她的阴道内……「喔……啊……嗷……你要整死我呀……」蕙菱连续发出几声激烈的尖叫，臀部如触电似地乱

抖起来，脸颊几乎变了形。

一股淡淡的咸味伴随着一丝骚味冲入我的鼻孔，同时还夹杂一些精液的气味，那是我刚才留在里面的。

这是我第一次舔阴，对老婆都未曾做过，阴部那种特有的气息更刺激了我的性欲，我双臂狠狠夹住她的两腿，

疯狂地在她的阴唇上和阴道内又舔又咬。

「嗷……喔……你……爱死你啦！嗯……」她狂叫连连，我欲火烧烧，肉棒像根铁棒似的直挺挺地顶在裤裆上，

感觉想要撒尿，又像是要射精……我匆匆褪下自己的裤子，一根暴满青筋的肉棒弹了出来，像一门炮似的对着蕙菱

的大腿根。

「曾哥……到此为止吧，再插进来可真要怀孕了……」蕙菱弱弱地嘟囔了几句，却激烈地呻吟着，完全不能自

持。

「哈哈……那就帮我生个儿子吧，呵呵……」我如痴如颠地说道。

我伏下身体，将阴茎抵住她的阴道口，女人炽热的阴唇口把我的阴茎刺激得欲血沸腾，青筋肆暴。

蕙菱撇了一眼顶在阴户口那粗壮的肉棒，羞怯地把脸转到了一边，等待着老公以外的男人来对自己做最后的开

垦。

我扶着硬得像铁一般硬的肉棒，狠命地往两片阴唇之间插了进去，刚才那次紧张了点，这次得实实在在地享受

一下这炽热的洞穴。

在我插进她体内的那一霎那，蕙菱高潮得几乎昏厥过去，我刺激得在那肥厚的奶子上狠狠地咬了一口，她竟然

没什么反应。

我胸口紧紧贴着她的乳峰，手指掐着她鼓鼓的臀部，俩人的舌头紧紧缠绕在一起，肉棒深深地插在她的阴道里，

将她那炽热的肉洞紧紧地塞住，我俩合二为一了。

这一炮射得可真狠，似乎阴囊内的精液全部灌入了她的子宫内。一股乳白色的液体立刻从两片深红色的阴唇中

流了出来，沿着大腿根淌到了床单上……蕙菱的眼眶里充满着愉快的泪珠，脸颊往边上一侧，泪珠滚到了床单上。

她「哇」地哭了出来，哭得很激动。

女士们，人妻们，有意者请速与我联络，与您分享我的性爱技能，无限刺激，成就您的心愿，给您一次从老公

那里得不到的愉快和惊喜，还您一个做女人的权利。对於那些长期在外，或有身心障碍的丈夫们老公们，我可以为

您的妻子精心提供一份您本该尽的丈夫义务或责任，免除您的后顾之忧，让你可以专心致志地为您的事业而奋斗

（注：暂不提供受孕服务）。温馨提示：非诚勿扰。

――后记：我甚至有点爱上她――

回美国后，我仍像以往那样和上网蕙菱聊天，她的态度仍像过去那样不卑不亢，仿佛我俩之间什么都未曾发生

过。

有一次网聊，我忍不住问她上次的感觉如何，她说从未被男人强迫过，所以紧张又害怕，因此没什么感觉。

我知道这不是实话。

我又问她下次还愿不愿意和我见面，她没回答。

「Nonewsisgoodnews！」我又兴奋起来。

之后，好几个礼拜都没看到她上网，也没她的留言，也没Email.我觉得自己可能问得过於贪婪和卤莽，蕙菱是

一个内向的女人，面对一个曾经蛮横地征服过自己的男人，让她如何好意思正面回答。

两周后的一天，我突然看到她的留言：「下次来上海，一定跟我联络」。

嗨！我又激动了，后悔当时为什么没再多射她一炮！

我挺思念她的，甚至有点爱上她，也许是爱上她性感的肉体，也许是爱上她那十足的女人味，或许是她曾带给

过我过的美妙性爱。

我几乎每天都上网看她，她却很少出现，给她留言，也很难收到她的回复。

今年二月初的中国新年，我给她留言，祝她和全家新年快乐，却一直没收到她的回电。

我以为她不再理我了，但几天后又看到了她的留言，说她正和老公孩子在印尼的巴厘岛渡假旅游。

由於我和她两地时差大，现在很少有机会聊天，更不用说视频了，偶而通过留言联络。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次见到蕙菱，她现在愿意见我，并不意味以后她也愿意，毕竟她很爱她的老公和家庭。

我把手机换成了HTC 的蝴蝶机，是红色的……

【完】